

Yingkuilüsuī Kanwu

《瀛奎律髓》

刊误上



吴晓峰 / 点校



武汉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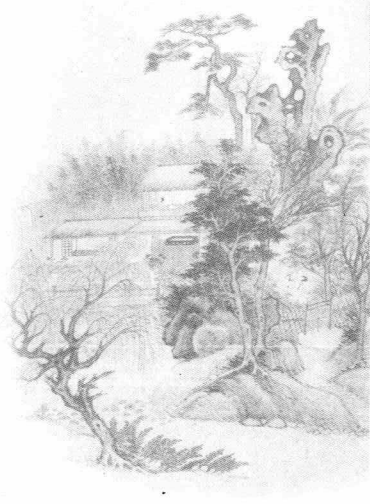


Yingkuiliusui Kanwu

《瀛奎律髓》

○ 吴晓峰 / 点校

上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瀛奎律髓》刊误(上,下册)/(元)方回撰;(清)纪晓岚刊误;吴晓峰点校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8.10

ISBN 978-7-5430-4024-3

I. 瀛… II. ①方…②纪…③吴… III. ①唐诗—选集

②律诗—作品集—中国—两宋时代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9251 号

撰 者:方 回(元)

刊 误:纪晓岚(清)

点 校:吴晓峰

责任编辑:李杏华

封面设计:孔 融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武汉市江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43.125 字 数:1170 千字 插 页:2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88.00 元(上,下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序

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辞源》第2399页，【纪昀】条载：

公元1724—1850年。清河间人。字晓岚。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博览群书，乾隆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昀任总纂，校订整理，用功甚勤；著录各书皆撰提要，冠于卷首。未著录者则为存目。卒谥文达。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。昀孙树馨辑集其所著为《纪文达公遗集》，十六卷。

应该说这是后人对这位清代著名学者的主要印象，特别是随着近几年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、《风流才子纪晓岚》等电视剧的上演，更使纪晓岚几乎成为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然而，对纪昀的有关著述稍加留意，我们会发现，他除了博览群书、著述丰硕以外，在中国古代传统诗歌研究领域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论与建树，许多观点发其前人所未发，具有冲破传统、独树一帜的见解，不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，直至今日，对我们研究评价中国古代诗歌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近体诗仍有重要启发。对此，人们应该引起的重视。我们所以要标点出版《〈瀛奎律髓〉刊误》一书，主要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

中国诗歌从《诗经》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，到清代，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各种不同风格的流派，几乎对历代盛行的各种诗歌体裁均有所继承和发展。但由于清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严格控制，使得大多数诗人对诗歌创作缺乏开拓与创新，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圈子。因而，尽管在诗歌研究领域理论著作十分丰富，对历代的诗歌创作作了一定的总结，对诗歌格律、语言、章法等等的研究著作也很多，却也往往各主一派，门户之见严重。纪

晓岚所处的乾嘉盛世，能够不受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自成一家的，只有郑燮与袁枚等几人而已，而纪晓岚应属其中的一个特例。他不是以诗成名的诗人，但通过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》一书，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诗歌的独特感悟他的论诗、评诗的观点、立场，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。借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心灵睿发，其变无穷”。（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·序》）。

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》，原名《瀛奎律髓》，方回撰。方回，字万里，号虚谷，宋末元初人。该书选唐宋二代之诗近三千首，所录皆五七言近体诗，分四十九类，每类即为一卷，共四十九卷。各类附题序，各诗后加方回批语。乾隆时纪晓岚奉敕主持修订《四库全书》，其弟子约斋李光垣等人负责校勘《瀛奎律髓》一书，因见其中“错讹既多，而重见叠出，与夫体例之不划一者又不胜数，签改颇繁”（扫叶山房本《瀛奎律髓》李光垣序），呈正于纪晓岚，方知纪晓岚对此书早已评阅了六七次，并“细为批示，详加涂抹”。后来李光垣等人即将纪晓岚批阅过的《瀛奎律髓》一书整理出版，称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》，将纪晓岚的批语载于书页眉端，如有批语太长而各诗眉端所余空白之处有限，就将多出部分载于方回批语之后。纪晓岚批标为“纪批”，方回批标为“原批”以示区别。并附有“约斋识”，标示其中错讹之处。可见纪晓岚批语有时是针对原诗而发，有时是针对方回原批而发，而有时又是针对原诗或原批中的某一句诗或某一句批语而发的，可谓妙语迭出，读之常常令人惊叹不已。

1990年，中国书店（北京）据现存的1922年扫叶山房本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》，将该书影印出版，并更名为《唐宋诗三千首》。如今，我们的新式标点本书名即仍为《《瀛奎律髓》刊误》（下简称《刊误》）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《瀛奎律髓》：“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，倡为一祖三宗之说。一祖者，杜甫；三宗者，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也。其说以生硬为健笔、以粗豪为老境、以炼字为句眼。颇不谐于中声。其去取之间，如杜甫《秋兴》惟取第四首之类，亦多

不可解。然宋代诸集不尽传于今者，颇赖以存，而当时遗闻旧事亦往往多见于其注。故厉鹗作《宋诗纪事》，所采最多。其议论可取者亦不一而足，故亦未能竟废之。”正是出于对这部书的不足与优势两方面考虑，纪晓岚认为所存弊端“皆足以疑误后生，替乱诗学，不可不亟加刊正”。因此在《刊误》一书中，纪晓岚对三千余首唐宋诗歌详加评点，并始终能够坚持“平心以论，无所爱憎于其间”；同时，参以海虞冯氏所评，针对方回批语，既有对前人偏颇的批评，也有它的创见，充分体现了纪晓岚的诗歌理论主张与这位清代大才子的博学多才、见识之广。特别是从他“因诗而并曲护其人，则门户之见”等简短的评语中，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他论诗的科学态度以及为人的刚直不阿。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，民间流传他的种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应非完全是溢美之词。

纪晓岚在《刊误序》中指出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一书，选诗“骋其私意，率臆成篇”，其弊有三：“一曰矫语古淡、一曰标题句眼、一曰好尚生新。”所谓“矫语古淡”，即认为方回选诗往往推崇那些笔调生硬、意境枯槁、内容粗率鄙俚的作品，以此为“高格”、为“老境”、为“雅音”，不知“古质无如汉氏，冲淡莫过陶公”，因而尽管名义上极力标榜杜甫，而所选之诗实际上与杜甫的精神面貌恰好相反，并不能代表杜甫的最高成就。所谓“标题句眼”，指方回选诗往往“置其本原而拈其末节，每篇标举一联，每句标举一字”，不考虑诗歌是否兴象深微、是否寄托高远，因而“将举天下之人而致力于是，所谓温柔敦厚之旨蔑如也，所谓文外曲致、思表纤旨亦茫如也。”徒开后世追求纤巧之习。所谓“好尚生新”，是说方回选诗务求以一虫一鱼一草一木摹其性情、写其形状，为前人所未道，以此为新，而按以作诗之意“则不必相涉也”。

他批评方回论诗之弊亦有三点：“一曰党援，坚持一祖三宗之说，一字一句莫敢异议，虽茶山之粗野、居仁之浅滑、诚斋之颓唐，宗派苟同，无不袒庇，而晚唐、崑体、江湖、四灵之属，则吹索不遗

余力，是门户之见，非是非之公也。一曰攀附，元祐之正人，洛闽之道学，不论其诗之工拙，一概引之以自重，本为诗品，置而论人，是依附名誉之私，非别裁伪体之道也。一曰矫激，钟鼎山林，各随所遇，亦各行所安。巢由之遁，不必定贤于皋夔。沮溺之耕，不必果高于洙泗。论人且尔，况与论诗？乃词涉富贵，则排斥立加。语类幽栖，则吹嘘备至。不问其人之贤否，并不计其语之真伪，是直诡托清高，以自掩其秽行耳，又岂论诗之道耶？”

针对以上弊端，纪晓岚在“纪批”中从诗篇实际出发，逐一加以批评。“虽一知半解，未必遽窥作者之本源”，然求“平心以论，无所爱憎于其间，方氏之僻，冯氏之激，或庶乎其免耳。”如罗隐《水边偶题》诗三四二句为“只知事逐眼前去，不觉老从头上来”，方回评曰：“三四老。”纪晓岚批道：“是粗野非老也。以此为老，是宋诗所以为宋诗，而虚谷所以为虚谷。”方回评杜甫《登楼》诗时说：“老杜七言律诗一百五十九首，当写以熟玩，不可暂废。”纪晓岚则批评说：“杜诗亦有佳有不佳，一百五十九首之不可暂废，是何言欤？此徒为大耳。”说杜甫《隔夜》诗：“前路凌跨一切，结句费解，凡费解便非诗之至者。”批储嗣宗《经故人旧居》：“套语，三四武功派，以体近江西取之耳，其实是小家数。”评宋景文《长安道中怅然作三首》：“三诗俱有杜意，冯氏引为西崑体以张其军，宋公固西崑派，此三诗则非西崑体也。”可谓实事求是之论。

给诗文加圈点，自南宋时起，元时尤盛。古人以此种方式以突出对全诗中某些字句的重视，但如刻意追求一句一字之功，又难免失之偏颇。方回亦于各诗之中标题句眼，有时还在批语中注明。如杜甫《登岳阳楼》诗：
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
全诗四联八句，方回于中间两联均加圈点，并批注说：“中两联前言景，后言情，乃诗之一体也。凡圈处是句中眼。”纪晓岚分析全

诗道：“冯氏批曰，因登楼而望洞庭，乃云‘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’，是倒入法。三四‘吴楚’、‘乾坤’则目之所见，心之所思已不在‘岳阳’矣，故直接‘亲朋’、‘老病’云云。落句五字，总收上七句，笔力千钧。”因此说“炼字之法，古人不废，若以所圈句眼标为宗旨，则逐末流而失其本原，睹一斑而遗其全体矣。”评宋之问《登越王台》诗：“卢杨二字有何可圈？以二姓为巧耳。以此立制，诗法扫地矣。初唐诗洛浑朴用二姓为对，本自无心，虚谷以细碎求之，殊失古人之意。”评杜甫《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》一诗：“着力写禁庭景象，却不见十分精彩。虚谷所圈四句句眼，亦是小家见解，盛唐人诗不在此种用力。”如此还是符合实际的。

在“纪批”中，纪晓岚评诗与批驳方回选诗、论诗之弊的同时，还提出了许多颇有创建的诗论主张。如他提出学诗当触类旁通，不应专主一家，应兼收诸家之长。“诗家之有江西，正如饮食之有海错，可兼尝而不可常饌。”“学者根柢乎八代、三唐，而兼涉江西，得其别致，未为不佳。如专以江西为宗，则出手已是偏锋，愈入愈深，愈歧愈远。积成粗犷之习。高自位置，转相神圣，不可复以正理语矣。又安能旁通触类，兼收诸家之长耶？”因此，他对方回或冯氏评诗之陋提出批评。如杜审言有《登襄阳城》诗，方回批曰：“此杜子美乃祖诗也。‘楚山’、‘溪水’一联，子美家法。”纪批曰：“子美诗上薄风骚，下罗八代，所谓‘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’者，盖非虚语。非区区守一家之法者，以此数联为杜诗家法，所见殊陋。”在评梅圣俞《金山寺》诗时，纪批曰：“冯云‘吴’、‘楚’便造作，‘宁窥物’不成句，皆是。至谓结句无处不可移，又谓凑在‘忘岁月’三字，则有意吹求矣。大抵二冯纯尚西崑，一见宋诗先含怒意，亦是习气。”

论诗不当压于盛名，也不可依附名誉牵涉枝蔓及因人存诗或因人废诗。

这是纪晓岚评诗的一个重要观点。宋诗从王禹偁开始，就注意

向杜甫、白居易学习，努力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，后有欧阳修、苏轼等人，在提倡古文的同时，诗歌上也力求革新，反对西崑诗人的无病呻吟与浮艳诗风。到北宋后期，又有黄庭坚、陈师道等人踵事增华，变本加厉对西崑诗人进行猛烈攻击，主张在诗法上向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等前代诗人学习。但由于生活面狭窄，较少接触社会现实，创作倾向走上了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追新求奇的道路，不是学习杜甫等人关心祖国前途命运、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，而是片面强调他在句法、用事等方面的技巧，这样，“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、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，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、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。他们摆脱了西崑体的形式主义，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。”（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）后来南宋吕本中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首列黄庭坚、陈师道，从此江西诗派之名确立。因江西诗派以学习杜甫相号召，所以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一书更明确提出“一祖三宗”之说，以杜甫为祖，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为三宗，对江西诗推崇备至。故纪晓岚说方回论诗有党援、攀附之嫌。如方回评晁君成《甘露寺》诗时说：“宋诗有数体：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，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，有西崑体者祖李义山，如苏子美、梅圣俞并出欧公之门，苏近老杜，梅过王维，而欧公直拟昌黎，东坡暗合太白，惟山谷法老杜，后山弃其旧而学焉，遂名黄陈，号江西派，非自为一家也，老杜实初祖也。”在批陈简斋《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》时方回又说：“老杜诗为唐诗之冠，黄陈诗为宋诗之冠，黄陈学老杜者也，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，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，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。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。若五言律诗，则唐人之工者无数，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，平淡而丰腴，舍是则又有陈后山耳，此余选诗之条例，所谓正法眼藏也。”纪晓岚分析此诗说：“格不甚高，读之只似近人诗，三句、八句亦太露江西习气。”因要力破此习，指出“此一段是江西宗旨，其自成一家处在此，其局于一家

处亦在此。”在评陈后山《登鹤山》时强调：“山谷、后山、简斋皆学杜而得其一体者也，故谓三家学杜可，谓学杜当从三家入则不可。”并在多处针对方回攀附名誉，以人的名气高低确定诗的工拙的做法提出批评。如他在韩愈《送郑尚书赴海南》上批道：“平正不见昌黎妙处。昌黎、太白皆不以律诗见长，不必为盛名所震。”评朱文公《登定王台》时方回认为“朱文公诗迫近后山，……杂老杜、后山集中可也。”纪晓岚批道：“以大儒故有意推尊，论诗不当如此。”评韩魏公诗“语殊凡近”“语殊拙鄙”“不必以魏公之故为之词”，“此亦因人而存诗”等等。力主论诗要“平心”、“平允”，不要“牵涉枝蔓”，更不应持“门户之见”。所以因方回评陈后山《登快哉亭》“尾句尤幽邃。此其所以逼老杜也”。他批评道：“是句却有做作态，是宋派，绝非老杜，动引杜以张其军，是虚谷习气。”方回评梅圣俞《殷后书事和范纯仁》中“红泥已赐春醅酒，黄帕曾经御览书”二句时说：“岂不胜王建‘黄帕盖鞍呈了马，红罗缠项斗回鸡’乎？建诗卑弱，今不取。”纪批曰：“梅诗自胜王，此二句却不相上下，虚谷抑彼扬此，门户之见耳。”

关于诗与理的关系问题。

宋代大多数诗人社会地位很高，这样容易使他们脱离人民群众，长期的书斋生活，使他们习惯于“以学问相高，以议论相尚，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，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。”（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这种风气到江西诗派更表现为“以文字为诗、以才学为诗、以议论为诗”（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）的脱离现实的倾向。在“纪批”中，纪晓岚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认识。他在评《瀛奎律髓》吴之振原序时说：“三代以上，文与道一；三代以下，文与道二。吟咏一途又文之歧出者也。故理学自理学，诗法自法。”但他对诗涉议论又不是完全排斥的，并通过评价具体诗歌来发表看法。如他在王介甫《登大茅山顶》的批语中说：“宋人以议论为诗，渐流粗犷，故冯氏有史论之讥。然古人亦不废议论，

但不着色相耳。”评朱文公《登定王台》诗：“诗法道统截然二事，不必援引借以为重。”

论诗当论其世，亦当言变言新。

律诗从唐代贞观年间直到南宋灭亡，经历了六七百年，可谓时移事异，变化万千。由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到西昆、元祐，再到江西、江湖、四灵，元明以后又有公安派、竟陵派，诗人代生，流派迭起，而风格各异，意境、气象多姿多彩，所以论诗也不可以一定之理求之。同一诗句此时可谓佳句，彼时可能就是腐语，在前人是出于自然之景，后人刻意模仿，就会流于造作、粗疏，遂成窠臼。所以，纪晓岚提出论诗当论其世，也要讲究新变。这是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，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。纪晓岚在评杜甫《登兖州城楼》时说：“此工部少年之作，句句谨严，中年以后，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矣。”这是说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风格也有变化。评李白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时，他说“五六佳句，人所共知，结在当时不妨，在后来则为窠臼语、为浅率语、为太现成语。故论诗者当论其世。”评沈佺期《酬苏味道夏晚寓直省中》说尾句引用典故“此种典故在今日为腐烂语矣。因后来用烂，而并议古人，此不论其世之过；因古人尝用而据以借口，又不通其变之过也。”可以说这种以发展的眼光评价诗歌、看待事物的做法，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，值得我们借鉴。

此外还提出诗必切题及以意境、气象雄浑开阔、宏深，风格质朴天然为美的审美理念。梅圣俞《夏日陪提刑彭学士登周襄王故城》中五六两句为“野禽呼自别，香草问无名”，方回说这两句“平淡之中有滋味，亦工致”。纪晓岚批道：“五六即‘无名江上草，随意岭头云’意，但于题不切，虚谷赏之非是。虽有佳句，于题无涉即不佳。”因此他批评李白《鹦鹉洲》诗不及崔颢《登黄鹤楼》诗说“崔是偶然得之，自然流出，此是有意为之，语多衬贴，虽效之而实不及。”并多处可见他称赞某人诗“气象雄阔”、“意境殊阔”、“意境宏

深”、“极雄阔，自是高唱”、“自然有韵”等评语，也常有批评某人诗“鄙俚浅率”、“俗”、“凑泊”、“粗而无味”、“语套而陋”等。如评王右丞《同崔员外秋宵寓直》：“了无深意而气体自然高洁。”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欣赏角度。

诗文分类原始于南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《文选》，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也按分类编排的方法，将唐宋近体诗选出三千多首分成登览类、朝省类、怀古类等等四十九类编排。对于分类之法的优劣前人论述很少，纪晓岚对此却有自己的理解，在批注中经常就具体情况发表议论，阐明自己的观点。比如原书中有康熙年间重刊《瀛奎律髓》时吴瑞草所作《重刊记言》与其父吴之振所作的《重刊序》，二人均对分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但观点不尽相同，吴瑞草认为“诗以类选，则有诗不甚佳，而强取以充类者。亦有诗甚佳，而类中已多，且有诗甚佳，而无类可入，因之割爱者。”并由此认为“是编所以有余憾也”。吴之振则完全持肯定态度：“紫阳方氏之编诗也，合二代而荟萃之，不分人以系诗，而别诗以从类，盖譬之史家，彼则龙门之列传，而此则涑水之编年，均之不可偏废。然聚六七百年之诗于一门一类间，以观其意境之日拓，理趣之日生，所谓出而不匮，变而日新者，昭然于尺幅之间，则是编为独得已。”纪晓岚于他们父子二人的观点分别加了评语。他认为分类始自昭明，但“古人分类，原欲互刊其工拙，而递参其正变”，“究为漏体，不必曲为之词”，因而评吴瑞草“此论最中分类之病”，而吴之振“此论不及瑞草之工”。在（纪批）中随处可见“此首不宜入某某类”的评语，可谓对此所作的注脚。

在批注中，纪晓岚对《瀛奎律髓》书中重出、错讹，或有例不划一之处均详细注明。如魏知古《春夜寓直凤阁怀群公》与王右丞《同崔员外秋宵寓直》二诗，方回没有对诗歌本身加以评论，而是详细笺释了西汉中书官制沿革、夜直、品级等问题。纪晓岚批曰“此二首忽不论诗，但作笺释，所谓为例不纯”，“注珂字太曼衍”。王禹

玉《呈永叔书事》题下原注：“《华阳集》第四卷。”纪晓岚批：“何必注本集卷数？恐注不胜注矣。”第三卷怀古类中陈子昂《白帝怀古》一诗，方回有长篇评语。纪晓岚批曰：“此评已见登览类伯玉诗下矣，此隔一卷又重出，大都虚谷此书，非一时所批，故前后都不检点。”方回评杜子美《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》：“贾至之父亦尝为中书舍人故云。‘超宗殊有凤毛’出《南史》，《宋书》：谢凤子超宗有文辞，补新安王常侍，王母殷淑仪卒，超宗作诔奏之，帝大嗟赏，谓谢庄曰：‘超宗殊有凤毛。’”纪晓岚批曰：“此段文殊颠倒，应改曰《宋书》云云，贾至之父云云方顺。大抵此书但随手批出，未经细检，故往往语不成文。”王岐公《登悬瓠城感吴季子》诗末句“断碑何处卧苍苔”，方回批道：“原注，碑既磨，复命段文昌撰，故碑不得。予谓，今韩碑行于世，终不知有文昌碑。”纪晓岚批曰：“末句‘断碑’云云，是用东坡‘不知有文昌’语，诗可如此说，评语须靠实考据，‘文昌碑’载《唐文粹》，不得谓终不知也。”足见其博学多才与治学态度的谨严。

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，纪晓岚评诗的时候，尽管往往是站在儒家“温柔敦厚”的《诗》教立场上，希望诗歌达到兴象深微、寄托高远之境，但他在诗歌理论方面所提出的这些有益的主张则是十分有价值的，是我们应予继承的宝贵财富。

当然，对于此书的全面评价，不是一篇小序所能承担的任务。如对于其中所录唐宋两代诗人的诗歌作品的评价、对于方回选诗及批语的优劣等等问题的评价与认识，都可以开辟出无尽的课题，我们在这里亦不敢妄加品评，以免贻笑方家。我们只想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可以为读者与专家阅读、品评此书提供便利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、认识此书的价值，这也是我们细心标点、整理此书的初衷。

然而，整理古籍，尤其是作横排标点本，实在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。为了本书的完成，自2000年底开始标点，至今即将付梓，前后断断续续花费了5年的时间。我们搜集了大量的资料，并尽可

能地选择唐宋诗人的诗集善本与珍本作为参考；同时，为了保持原作的文献价值，又要基本保持原著的原貌。我们以中国书店的《唐宋诗三千首》为底本，本着力求明了、方便阅读的原则，对于原书的提要、序等内容一概予以保留，卷次也一仍其旧。仅对原序的排列方式做了统一调整，对原序作者均在各序篇头列出。对方回于各卷卷首所作小序，亦统一用小号楷体字排出，以示与正文相区别。至于文字方面，一律改繁体为简体，变竖排为横排，对于异体字、古今字和通假字，在不影响原意、不引起歧解的情况下，尽量改为通行字。除极为明显的脱、讹、衍、倒、错，且有实据的直接予以改正外，其余均不做改动。同时，为了横排的需要，我们将方回的原批和纪晓岚的纪批一概移到正文相应的诗篇之下，以楷体字列出。方批标为【原批】，纪晓岚批标为【纪批】。其间有李光垣所作的“约斋识”，亦随其在文中出现的相应位置，用小号楷体字列出，外加（）标识。另外，由于【纪批】内容涉猎较多，有的是针对方回原批而发，有的是针对原诗而发，有的又是针对其中某一句诗或某一句批语而发，纪晓岚并不具体指明，而原书又往往不加区别，一概排在一起，这样就常常会使读者感到前后不连贯，不知所云。对此，我们根据自己的认识与理解，分别于所批对象后以加注解的方式注明。下面以具体实例对上述几点予以说明。

卷十“春日类”七言有陆放翁《病足累日不出庵门折花自娱》，诗云：

频报园花照眼明，蹒跚正废下堂行。

拥衾又听五更雨，屈指都（元）无三日晴。

不奈病何抛酒醺，粗知春在赖莺声。

一枝自浸铜瓶水，喜与年光未隔生。（“都”讹“元”。约斋识。）

【原批】第六句妙甚。

【纪批】三、四暗言“花”事将尽，非横插，亦非空写，六句从对面托出，不见“花”意，用笔皆极玲珑。

而下面一首《晚春感事》，原诗下则为：

【原批】律熟。^①

【纪批】亦香山体，终嫌太易。

①惟其太熟，一笔泻出，所以全无顿挫淳蓄之致。

在“律熟”后加注释符号①，就是由于【纪批】中前一段话是针对原诗而发的，而后一段则是针对方回【原批】而发的，加注以后比较明白。

对于方回和纪晓岚在原诗中所加的圈点，如无特殊需要一概删除，只有少数不保留就会影响读者理解的圈点，我们在原文下亦加黑点标明。如我们在保留原书卷次的基础上，对照各卷所处页码，均在原选目录中予以注明，并于其后附各卷诗篇细目，以便查阅。

最后，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，失误之处在所难免。特别是整理方回、纪晓岚这样学识渊博之人的作品，这原本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储备才敢涉足，故失误之处会更多。但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和鉴赏水平，也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。

吴晓峰

2005年10月8日

钦定四库全书总目（提要）

《瀛奎律髓》四十九卷（内府藏本）元方回撰。回有《续古今考》，已著录。是书兼选唐宋二代之诗，分四十九类。所录皆五七言近体，故名“律髓”。《自序》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，五星聚奎之义，故曰“瀛奎”。大旨排“西崑”而主“江西”，倡为“一祖三宗”之说。一祖者杜甫，三宗者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也。其说以生硬为健笔，以粗豪为老境，以炼字为句眼，颇不谐于中声。其去取之间，如杜甫《秋兴》，惟选第四首之类，亦多不可解。然宋代诸集不尽传于今者，惟赖以存。而当时遗闻旧事亦往往多见于其注，故厉鹗作《宋诗纪事》所采最多。其议论可取者亦不一而足，故亦未能竟废之。此书世有二本，一为石门吴之振所刊，注作夹行，而旁有圈点，前载龙遵叙述传授源流至详。一为苏州陈士泰所刊，删其圈点，遂并注中“所圈是句中眼”等句删去。又以龙遵原序屡言圈点，亦并删之以灭迹。校雠舛驳，尤不胜乙，之振切讥之，殆未可谓之已甚焉。

宋泽元 序

紫阳方虚谷先生选唐宋二代近体诗，加以评鹭，名曰《瀛奎律髓》。乾隆间诏求遗书，曾采入《四库》，上邀宸赏。于是海内传布，奉为典型。河间纪文达公以其专主“江西”，流于偏驳，且举其论诗三弊：曰党援，曰攀附，曰矫激。“皆足以疑误后生”。因为之逐章批释，别白是非，点勘加严，而持论至当。戛戛乎！诗律之绳尺，后学之津梁也。是书先为约斋李氏梓行，阅年既久，字多漫漶。余惧其久而就湮也，遂重付剞劂，以广其传。惟细字如蝇头，而圈点复双行并列，校雠数过仍不免三豕之讹。古人以校书如扫落叶，有矣哉！是在读者会心耳。

光绪庚辰秋九月，山阴宋泽元瀛士甫叙。